

走訪苗栗青山窯

●賀豫惠 葉相君 林明卿●

前言：

一位身懷多項工藝技術、創作力豐沛的創作者，在旅居美國數十年後，憑藉著一股對家鄉的熱愛及對陶瓷創作的執著，毫不畏艱難的與妻子回到離別多年的故鄉通宵，經由自己設計並親自監工下，一磚一瓦的建設青山窯。窯場的建設雖然辛苦，但內心那股能與家鄉同好交流和大家共享的情懷，卻讓窯主夫婦心中充滿了喜樂，畢竟這塊蘊育他們生長的土地，才是他們真正創作的泉源，因為所有的創作都離不開對根源的探索。

青山窯的建設工程現在已接近完成，整個窯場座落於三千坪的樹林基地裏，遠離塵囂，寧靜而優美，包含有窯爐室、工作室、民宿，及興建中的柴窯、演藝廳等設施，所有的硬體建築都是窯主努力克服當地地形建造的，其簡潔而純樸的外觀與大自然的山林融合成一體，顯得和諧而溫馨。整個庭園中原有的樹種，窯主都用心的給予保留，與整個環境相得益彰映成趣。保留自然的美是園區當初設計規劃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目前有一些年輕的創作者，已陸續探訪了青山窯，窯主雖然年近60，但旺盛的創作慾與樂於傳承的寬大胸懷，讓他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同好能至青山窯踏訪。本所也在窯主豁達且勇於敞開門戶的觀念下造訪了青山窯，為了讓青山窯與台灣的陶瓷創作者有更多認識交流的機會，本所本著拋磚引玉的想法，以訪談的方式與窯主暢談青山窯的成立緣由與未來的發展走向，希望透過這樣的引薦介紹，讓到訪者不只是玩陶欣賞山林之美而已，更可以深入的感受到創作者對生命理想的開發。

窯主張明輝的學陶做陶歷程：

張先生回想當年拜師學藝的情形：記得那時，是學校的老師親自挑選自己所要的學生。我的老師在接受我為學生之前，先檢視我的骨格、手掌、手臂等部份，接著再仔細的審視我的繪畫與雕塑作品之後，才答應接受我這位學生。當時我覺得很訝異，後來才思考到我的老師真是充滿了智慧，深深的覺得他選擇學生的方式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扮演什麼角色就需要有什麼樣的體格。我的老師是專門從事手拉坯與手擠坯的工作者，曾經代表美國與澳洲從事文化交流的工作，學生都稱呼他為老John，在他的指導下，加上自己以往從事景觀設計多年的工作經驗，我很快的學會使用泥土創作種種作品。由於跨入不同的創作領域，希望能對陶瓷作更深入的探索，於是和李亮一等同好共同創立南加州陶藝協會，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承諾與信念，就是要把在美國對藝術及作陶所獲得之好的觀念，帶回台灣並傳播下去。

回來台灣之後，我在台北汐止開設陶房，那時剛好汐止鎮廖學廣鎮長正在推動文化立鎮的工作，我受邀負責培訓當地的學校老師，讓他們成為陶瓷文化種子教師，回到學校即能授課，共有四年的時間投入此項工作。但心裏一直有個心願，想要成立一個窯場，於是積極尋找土地，首先由宜蘭開始找起，但一直沒有找到適合的土地，後來在回故鄉掃墓時，發現通霄還保留的很純樸，值得考慮設置窯場。那時還沒想起自己在通霄有一塊土地，是在20多年前所買的，一直都沒有運用。後來接到通霄鎮公所寄來一張明信片，通知這塊土地以後不用繳稅了，才想起當時向小農場買的這塊土地，因此土地的問題解決了。於是我開始積極的著



青山窯窯主夫婦及其產品陳列室

手青山窯的興建工程，首先觀察這個地形，然後做規劃設計，當時這塊土地要走進來相當的困難，原有的道路被二樓高的牧草所覆蓋，所有的樹旁均是密密麻麻的竹子，原來的農舍均已破損不堪使用，可用筆路藍縷來形容整建的困難與辛苦，其間共費時五年的整建才完成目前的模樣，另有演藝廳與柴窯正在籌建中。在這邊投入的經費看不到的比看到的還要多，因為道路及基地的填土工程是最為困難的部份。

演藝廳的設計構想與願景：

我在美國學過作品展示的課程，在展覽的佈置過程中，一件產品如何表達，如何從平面到立體，燈光的投影角度的處理都要加以考慮，而空間的應用與實體物的表達，光線與時間的不同，會讓觀賞者產生不同的心理影響，這部份也要加以注意，最後動線的形態與作品的結合都要很靈活的運用，才能讓參觀者產生身入其境的感覺。換言之上述的各項要點都要講究，才能辦一個成功的展覽。我對將來演藝廳的要求，是一個能夠多元性運用的空間，差不多有100坪，兩邊採用樓中樓的設計，並有懸空的作用，可以成為品茶、喝咖啡的場所，同時也是看台。中間是演藝的中心點，表演場本身挑高2公尺，兩邊看台的觀眾，可以清楚地觀看表演的過程，藝術家在這邊現場工作的時候，可以一邊工作一邊與旁邊觀眾對話，製作



青山窯內之遊客玩陶區

的理念從而可以傳播出來，因而產生無形的教化功能，讓參觀者了解藝術家的生活與工作，提昇生活的涵養，我的演藝廳希望具備這樣的功能。

將來演藝廳落成後，我要向國際發佈台灣有這樣的工作據點，歡迎國際上的同好到青山窯來交流。並且免費提供吃住，他們在青山窯的時間內現場表演或創作出來之作品，將為他們辦理展覽及演講等系列活動，協助他們籌措經費，支付其來回機票或是生活費用。當然最重要是要留下他們的設計理念及製作技巧等技術。這就是我們的目的，製作過程我們也需要作記錄，以供參考，因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這樣的國際交流來提昇我們的創作水準。積極的去舉辦各種國際交流，也是青山窯未來對地方產業振興想要落實的工作之一。以上就是我的演藝廳的原始構想與理想，我正努力一步一步的去實現這項工作。

柴燒內涵的省思：

柴窯的存在價值很高，不祇是歷史的見證，更可以在燒窯的過程中具有教化的功能。一群工作者如何合作完成燒柴窯的工作，這一過程即是無形的教化功能，不像瓦斯窯門關起來一個人就可以獨立作業。柴窯雖然具有相當的價值，但時代潮流的進步與環保問題，是不容忽視的，燒木材所造成的問題，最重要的是



青山窯的工作坊及其戶外休憩區



青山窯之民宿區

萬一沒有木材可燒怎麼辦？雖然木灰不會影響環境造成污染，但是每座窯都要使用木材，那麼多木材從那裡來，會不會造成濫砍的情形發生。據我所了解，日本的窯燒像備前燒、信樂燒之類的名窯，宗師級的人物，他們要燒窯時，會考慮很多問題，因而是不能輕易做陶、更不能輕易燒陶，一年的燒窯次數通常只有1~2次，燒製的過程非常嚴謹講究。與台灣的柴窯形態截然不同。

我在國外看過一個報導記錄片，內容是敘述一個柴燒工作者，從他創作產品開始，至裝窯、燒窯、出窯的整個過程。最令我驚訝的是，燒窯時在柴窯邊的一棵大樹下，有一張大的木桌，他將桌巾鋪在桌上，並準備了各式各樣的水果、餅乾、美酒、樂器與許多同好，在音樂的陪伴下，他們的生活跟燒窯過程融合在一起，那種感覺非常美，並且是在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情形下就可以達成那種意境。他們共同合作在經過不間斷的投柴燒成，直到達到預定的燒成溫度(1230°C以上)，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熄火後封窯口，要等待約2~3天的時間才能出窯。

出窯時他邀請附近的家庭成員，包括小孩、大人、男女、老少全部一起來，大家盡情慶祝豐收，然後才打開窯門，將作品取出來。之後作者駕著馬車，後面載著那件柴燒作品，慢慢的已經接近黃昏了，馬車開到山的稜線

上，而後在稜線上慢慢消失。這並不是表示已經結束了，接下來是展覽的畫面，在一個比學校禮堂大好幾倍的空間，有許多藝術家大型的金屬作品擺放在那邊，而中間擺放著那件用柴窯燒的陶器作品，作者本身就站在產品旁邊，也形成了另一件作品。讓我們把視覺的角度放大，整個大會場更是一件雄偉的作品，就這樣氣勢磅礴的呈現出來，令人感動而且震撼，至此整個過程才劃上美麗的句點。上述的創作者他是一位世界級的藝術家，他將自己製作陶瓷及展示的過程拍攝下來作記錄，這是一個深具教化功能的記錄片。

國外的環境與思考是這樣的，反觀國內呢？個人去年參觀穴窯的燒製過程，人置身在那個環境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感覺心裡很痛，集合20幾位陶藝工作者在那邊，只是盲目的在投柴燒火，那樣的作法是不是失去柴燒的精神，燒窯要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柴燒的內涵精神有需要被提出來討論。

日本宗師級的工藝家為什麼那麼小心慎重的燒窯，就連木材都是有選擇性的，因為不是一般的雜木可以燒成他們心中理想的作品，就以備前燒而言，是選用刺松、馬尾松這類的松木，這類松木取得不易。所以一個窯場的建立，應是百年以上的計劃，要流傳給後代，甚至變成文化財，其實燒窯的精神不在於柴的耐燒或是快慢長短。就如備前燒所提出的講法，



青山窯內之休憩步道區



建築中的材窯預定地

是在燒窯時將木材投入窯內的那種感覺，去思考木材如何進入窯內，而不是隨便丟入。我們為什麼那樣的草率輕忽呢？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因此我們在這方面應該慢慢去省思，去注重柴燒的精神層面。

生活陶的銷售問題與未來：

生活陶銷售問題：

談到產品的銷售，不只是作陶的工作者，其實所有的工作者，都是要面對經濟收入的挑戰與壓力。鶯歌地區大部份的陶瓷工廠或是大同磁器公司，他們的量產技術，已經可以輕易燒出古代半透明磁器，在古代來說是寶，現在已經很普遍了。在這樣的競爭壓力下，怎樣把自己陶瓷的風格表達出來，才能具有市場的競爭力。像日本不斷的在推廣陶瓷文化，從平常生活面，旅遊面、觀光面，都已經融入陶的文化了，例如懷石料理吃的文化中，以無形的傳達陶瓷品的用與美。

目前台灣有沒有像日本這樣的去積極推展陶瓷文化呢？其實很少，整個社會不但沒有適切的傳達陶瓷的文化內涵，往往還在打壓陶瓷的發展。例如免洗的餐盤一大堆，因為大部份台灣本土的餐飲業者，為了降低成本大量的使用塑膠或免洗的器皿，卻不知道好的容器可以襯托出其菜色，使整個飲食品質提昇。可惜並沒有可行的措施被提出。

在美國，陶藝家的銷售情形就好多了，他們有一個經紀人的制度，另外也有藝評的專門行業，彼此建立起互動制度，因此工作者祇要認真的去創作即可。而我們國內大部份的創作者需為生活而工作，因此建立可行的經紀人制度是很重要的。國內也相當欠缺藝評人員，將國內創作者的產品作分析與評鑑，提供供消費者購買與欣賞時參考。

陶瓷工作者怎樣來突破這些問題，不祇要自立自強，同時也要靠有心的單位來推動，來推廣展示才能事半功倍。陶瓷產品目前在社會的中上層次裏，已很受歡迎，有一些經濟收入不錯的家庭，他們已經可以意會到這些作品的美感與內涵，可以使他們的精神生活更豐富，但畢竟祇是少數人，如何把少數變成多數，就要靠推廣了。

另外陶瓷產品的展示也要推陳出新，不要拘泥在已往的傳統形態，只是熱鬧的辦辦展覽，是不夠的。如何讓民間的使用者，可以來使用這些陶瓷品以提昇生活品質，因為使用者越普及而從事陶瓷創作者就會越多，這才是工藝與生活的結合，這樣才能真正實際的落實。

產品定位問題：

限量產品與大量產品的價值觀念要釐清。我有一次到台中茶藝館飲茶，老闆身旁有20幾個紙箱，我問是裝什麼？結果老闆說是杯子，



青山窯內供遊客休憩的涼亭與荷花池

一個30元向北部某個陶藝工作者訂製的，加上簡單的包裝後當成茶葉的贈品，雖然老闆的立意很好，但陶藝工作者並沒有考慮到，做這樣的產品，將來會對其他的陶藝工作者有很大影響。後來我才知道，事實上其坯體並不是陶藝工作者自己製作的，而只是拿大量生產的產品來上釉燒成而已。本身卻沒有考量自己的名譽就這樣被埋藏掉了，因此如此的錯誤，影響了整個陶藝界，這樣的問題是台灣常有的現象之一。

日本在30多年前就從事這方面的教育工作，手工藝的、限量的，大量生產的作品分的很清楚，從基礎的幼兒教育已經開始，因此了解手工產品是單一性的，其附加價值較高，而限量產品就再次一等級，而量產的產品再更次一級。因此整個日本社會上有這種認知的觀念，也造就了工藝品存在的地位。而目前台灣並沒有這種認知，大家時常拿大同磁器的產品比喻這產品有描金線而那個卻沒有，來認定產品的價值與價格，這種現象的產生，應歸究於社會教育還沒普及，這種現況是無法立即改善的。

一個創作者該有的理念與堅持：

本土性的創作者在做什麼或者本土的創作者該做些什麼？我們可從純藝術、與工藝的差別，從其本質界定做起。一個藝術工作者，在



青山窯內之烤肉及營火晚會區

作純藝術的表達時，作品裡應該是單一性要求，是有條件的、有歷史背景的、是思想性的、哲理性的，作品本身是會引起共鳴性的，這些條件都需具備，並且藝術創作者本身要有能力把時間凝結，將生命投入，這樣去創作作品，才是藝術創作。不能以手拉坯的產品造形，將它稍微打歪變形，就說是藝術品。

藝術創作並不一定賣得到錢，那是個人思想理念的濃縮，說不定一個甕可以賣很多錢，比藝術品的價格更高，但創作品卻有可能賣不出去。因此建議可以設計一個有關：工藝創作與工藝品之間的本質與定義的議題，去討論釐清。現在有很多創作者，仍停留在模糊不清中，因為本質不清與人交流時便會錯誤無知。舉例來說單一個油滴天目碗不能稱為一件藝術品，但如果能用在一項活動或與其他藝術活動結合在一起時就可以稱為是藝術。

日本茶道用的茶碗可以用藝術形態的角度切入解釋說明，因為有茶道的歷史背景及文化背景，因此在敘說茶碗時，就有這些內涵文化存在，因而可以把茶碗以藝術品的角度去呈現。假如要說明油滴天目碗時，應把歷史背景找出來，而不是在不瞭解當中，就認定它是一件藝術品。

因此有一仟萬元一件的工藝品，也有十塊錢一件的藝術品，他的意義在那裡值得我們深思，不是說藝術品就是絕對的好，工藝就是不

值錢，創作者不需要因為做工藝品就有被貶低的感覺，不需要有這樣的自卑感，不是冠上藝術，產品就會提昇地位或價值，其實不需要有這樣的想法，常有人將甕燒歪掉就稱作是藝術，這是不正確的觀念，因此也不能將傳統工藝當作藝術在論述。

因此，可以說很執著的從事工藝製作，要比當藝術家更困難。世界上有名的藝術家，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做一般消費者生活上所需要的生活用品，而其創作品是慢慢累積出來的。在這裡我要呼籲大家以前沒有的，現在可以開創，並非找出以前的才是好的，才是唯一的出路，從現在開始開創屬於我們的文化特色，我們就當是爸爸媽媽，自己來培養出自己當地文化的特色作品。

青山窯未來的營運與發展：

青山窯最重要的精神是，文化的散播傳承，透過場地開放，供民眾參觀、讓其了解工作者如何生活、創作，讓參觀者與藝術家互动交流，因而消費者可以直接的面對創作者，之間有何疑問都可以面對面交談，結果是消費者會對作品更珍惜，有更深厚的情感，知道產品真正的創作過程與創作者理念。未來將配合當地政府列入通霄鎮的觀光景點之一，達到提供知性之旅的觀光休閒的目的。這樣的形式穩定下來後，達成以地養地的形態，而生存下去。有心想了解文化藝術的人，都很歡迎到青山窯駐足。

結語：

欣見青山窯在苗栗的設立，窯主對柴燒的深刻體驗與深入的觀察，及其不畏艱難的墾拓精神，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文化的推廣與保存，身體力行要比大聲疾呼，更具有實質的意義。

回溯台灣早期的陶瓷產品，往往是為了溫飽的基本需求而燒製的，在當時的時空下，陶

瓷產品被賦予盛裝食物與生活用品的重要任務，也就是機能的需求大於美感的追求。因此在一窯的產品中，有火紋的、有落灰的、有流釉的，被理所當然的視為不良品，因而被丟棄或賤價拋售。隨著經濟的起飛，台灣的陶瓷產業也相對的蓬勃發展，陶瓷產品除了機能的基本需求外，產品的美感與風格被加以重視。創作者在此時期已知充份的攝取各種新知，塑造屬於自己獨特、與眾不同的創作風格，不僅注重形的塑造，更重視色彩、質感、火紋的控制，以利於將整個作品表現得完美而新穎，以謀求消費者的青睞。但綜觀這樣的創作過程中，在過份注重具像形態的表達下，產品的精神內涵反而被忽視了，因而創作者對社會的使命與對生活的實踐部份，未能適切的讓欣賞者了解，也就缺少了對社會的教化功能。創作者當然是創造未來文化的推動與執行者，他們對歷史有著功不可沒的意義及價值，如果能進一步將生活實踐的內涵，再更清楚的傳達於消費者，則不只陶瓷產品能美化空間，更能促進心靈的昇華及生活美學的實踐。

當一個工藝產業的功能，不只是器物對於人的基本滿足與需求而已，更是引領人們的心靈，對生活能有更高更深的體悟與實踐時，我們可以深切的期待，台灣的工藝產業，未來應該是由傳統逐漸走進創新，並進入現代，是擁有歷史原點與地方特色一個可大可久的產業。👍